

多维视界中的宗教

夏志前 陈晓毅

马建钊 李筱文

著



主编 马建钊

副主编 李筱文

杨坤龙

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民族宗教研究文丛

廣東省出版集團

广东人民出

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民族宗教研究文丛

多维视界中的宗教

夏志前 陈晓毅

马建钊 李筱文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多维视界中的宗教/夏志前等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 - 7 - 218 - 06870 - 1

I. ①多… II. ①夏… III. ①宗教学—文学集
IV. ①B92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2165 号

多维视界中的宗教

夏志前等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金炳亮

责任编辑: 肖风华

装帧设计: 林小玲

责任技编: 周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经 销: 广东省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印 刷: 广州市穗彩彩印厂

书 号: ISBN 978 - 7 - 218 - 06870 - 1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27.75 插 页: 2 字 数: 440 千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 - 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91487

《民族宗教研究文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马建钊

副主编：李筱文 杨坤龙

编 委：盘小梅 陈晓毅 陈延超

夏志前 张菽晖 赵殿红

总序



在广东各族人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和谐广东而努力奋斗的大好形势下，鉴于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民族宗教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在广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大力推动下，广东省委、省政府高瞻远瞩，从长远的目光，战略的高度，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毅然决定并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于2008年8月在全国率先将广东省民族研究所、广东省宗教研究所升格为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每一个战斗在民族宗教战线的同志无不为之欢欣鼓舞。这既是对我们过去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我们今后工作更高的期待，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催人振奋。

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如何应对未来工作对我们的挑战，如何才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厚望，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古人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又曰，万丈高楼凭地起。我们要做好工作，有所作为，除了组织准备、物质准备和思想准备之外，最重要的事情是继承和吸收前辈所创造的宝贵经验、优秀研究成果，做好资料的积累工作，以及为进一步开展学术研究构筑好基础。因此，我院决定出版“民族宗教研究文丛”（以下简称“文丛”）和“民族宗教研究资料丛刊”。两套丛书分工明确，但互有联系，相互促进。“文丛”有两个功能，一是资料积累，二是培育人才。首先，“文丛”作为平台和园圃，发表在职的尤其是中青年学者的新作，培植幼苗，奖掖后进。从长远来说，也是一份很好的资料积累。

其次，系统收集整理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是“文丛”重要任务之一。我院老一辈学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深入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为党政部门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建言献策，当好参谋助手，为新中国的民族工作付出辛劳；同时开



展民族理论和民族历史文化等基础性的研究，为中国民族学学科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五十年来，几代学人薪火相传，逐渐形成注重现状实际、兼顾基础研究的优良学术传统，脚踏实地，默默耕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所有这些优秀的研究成果和优良的学术传统都是弥足珍贵的。但由于这些成果大都散见于各种报章杂志，加之岁月流逝，相当一部分已经不易查找。因此，有系统地将其重新出版，作为一份学术积累传诸后世，是十分必要的。

“文丛”的出版，不仅可以更好地总结民族宗教研究的经验，全面检阅我院的研究成果，而且可以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指引，给予启迪，促进广东民族宗教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文丛”是一项关系到研究院今后民族宗教研究发展繁荣和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程，犹如百花园中一株新苗，不仅要求全院上下齐心协力，浇水培土，还需仰仗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学术界同仁的关心、爱护和支持，使学术之树花繁叶茂、长盛不衰。

是为序。

马建钊

2009年3月19日

序 言



夏志前

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宗教越来越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宗教热”乃至“宗教研究热”的出现，显然并非“民族宗教无小事”这类政治话语的激发使然。其实，正是由于宗教现象在当今世界所凸现的特殊性，使得宗教学亦成为“显学”。对宗教现象的研究，随着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亦日益异彩纷呈，进而出现了“宗教哲学”、“宗教现象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诸如此类的宗教研究的学科。显然，这些分类一方面界定了诸多学科对宗教进行研究的范围，更为重要的是它表明了研究方法上的多元趋向。也就是说，宗教现象已经纳入了多维的视界之中，通过多种视域而展现出来。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正是在多维视界的关照之下，我们对宗教有了同情的理解和客观的解释。近代以来宗教研究的重大突破，多在于方法上的多元化和研究领域的扩大。尽管在方法论上有诸多的分歧与争论，但在各种方法的描述与诠释之下，人们对宗教的认识和理解也呈现出多元的态势。无论我们如何描述宗教，都是我们对宗教（现象）的理解与解释；无论是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乃至诠释学，都可以作为宗教研究的方法；无论是经典、仪式还是思想，都可以作为我们对宗教进行描述的内容。

本书所集结的论文，正是从多种维度对宗教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虽然不能囊括所有的层面，但它向我们展示了宗教研究在内容与方法上的多样性。从研究内容上看，论文涉及宗教的经典、历史、教义、仪式；从研究方法上看，涵摄了哲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诸多理路；从研究范围上看，既有佛教、道教等世界性的宗教，也有民间信仰和民族宗教。另外，

书中收录的译文，则是考虑到翻译宗教研究论文本身就是进行宗教研究的一种有效途径。通过翻译，让我们了解到国外同行对宗教的描述和解释，也可以使我们宗教研究的视界更加开阔与丰富。

由于诸位作者在学术背景、专业方向及研究兴趣上的差异，本书并没有统一的主题和研究领域，但这恰恰展示了多维视界中的宗教，表明了当今宗教研究的多元化趋势。同时，这些论文的集结，也展现了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诸君不断深入经典、深入田野、深入社会而进行宗教研究的不懈努力。

2009年3月

序言 夏志前 1

第一辑 思想史视界中的宗教

从“天台悬记”到《楞严百伪》

——以《楞严经》的诠释史为中心的佛教

中国化问题研究 夏志前 3

《楞严》之争与晚明佛教

——以《楞严经》的诠释史为中心 夏志前 19

《楞严》宗趣与晚明曹洞宗风

——以天然和尚《首楞严直指》为中心 夏志前 33

维特根斯坦与禅 ... 约翰 V·康菲尔德 (夏志前 译) 52

大圆满(Dzogchen)及海德格尔的四维时间

..... 姚治华(夏志前 译) 78

道法自然尚无为

——论老子对异化文明的批判 夏志前 103

第二辑 人类学视界中的宗教

人类学和社会学早期宗教功能研究述略 陈晓毅 117

儒教乎？儒家乎？

——苗疆“堂祭三献礼”的人类学研究

..... 陈晓毅 127

凝固的儒教“赞美诗”

——青岩牌坊的宗教人类学研究 陈晓毅 139

“主”、“祖”之间

——青岩基督教与汉族民俗宗教互动的

人类学研究 陈晓毅 157

乳源瑶族宗教的人类学考察例释 陈晓毅 179

从花溪档案馆所藏之民国档案看抗战时期青岩 佛教的六个特点	陈晓毅	199
六祖道场与岭南禅宗信仰	夏志前	212
第三辑 民间（民族）宗教		
社会变迁中的岭南民间道教 ——以岭南地区道教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为中心	夏志前	227
云泉仙馆与岭南吕祖信仰研究	夏志前	240
作为生活方式的宗教 ——以瑶族宗教研究问题为中心的讨论	夏志前	260
有关排瑶宗教的若干问题	练铭志 马建钊	269
从“神灵意识”看排瑶的早期信仰	李筱文	280
广州世居满族宗教信仰本土化之研究	陈晓毅	287
广州阿訇源流考	杨 棠 马建钊	298
第四辑 仪式与宗教		
论中世纪中国禅师肖像的仪式功能 T. 格里菲斯·福科 罗伯特 H. 沙夫 (夏志前 译)	319	
排瑶宗教礼仪“旺歌堂”研究	马建钊	380
“要歌堂”与祖先崇拜	李筱文	394
排瑶“送鬼治病”的巫术行为	李筱文	402
第五辑 社会与宗教		
社会主义中国宗教长期性的人类学思考 ——一个短缺 - 功能论的视角	陈晓毅 马建钊	411
引导与适应 ——论当代中国宗教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夏志前	431

第一辑



思想史视界中的宗教

从“天台悬记”到《楞严百伪》

——以《楞严经》的诠释史为中心的佛教中国化问题研究

夏志前

引言

佛教中国化历来被认为是印度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互动的产物，不论是“佛教对中国的征服”还是“佛教的中国转型”，即便在“中国佛教”成立之后，佛教与中国化之间的张力依然存在。但是，这种传统的学术观点也受到了质疑。美国学者 Robert H. Sharf 在对《宝藏论》的研究中提出，“从历史学及释经学的角度来看，用两种不相关联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对话来构想佛教的中国化，具有误导性。”（Sharf 2002：21）在 Sharf 看来，关于佛教中国化的已经存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传统观点，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他说：

在传统观点中，赫然显现的具体化实体就是“印度佛教”和“中国文化”。如果指的不是对印度佛教的包含、展现及同化所做出的种种努力的结果，中国化又会指的是什么呢？学者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复制同化的过程，取决于他们更强调忠实于印度传统（佛教对中国的征服），还是强调中国文化的强大力量（佛教的中国转型）。……很多学者更愿意在这两个极端中采取一个折中的路线，既强调佛教对中国文化的重大影响，又强调佛教向中国风格转变的方式。但是，采取中庸之道不应就此忽略或回避根本的解经学议题。（Sharf 2002：10）

从解经学的角度看，佛经注解并不在于厘清或还原佛祖的本意，却有“以经注我”的嫌疑。如此一来，中印文化的碰撞，逐渐变为（甚或一开始就是）中国本土文化内部的整合（包括冲突）。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之下，从经典诠释的进路重新考量佛教中国化问题，则可以展示中国佛教发展的另一种历史图景。关于佛教经典诠释的重要性及准则，藕益智旭（1599～1655）的见解会给我们一些启发。他说：

为圣贤者，以《六经》为楷模；而通《六经》，必借注疏开关钥。
为佛祖者，以《华严》、《法华》、《楞严》、《唯识》为司南；而通此诸典，又借天台、贤首、慈恩为准绳。（智旭《灵峰宗论·法语·示真学》）

在这里，佛祖的本意、佛经的本旨、注疏家的宗旨等，构成了佛经诠释的复杂性。注疏是通经的关钥所在，佛经又是佛陀金口所宣，而又以依佛经立教的中国佛教宗派作为通经之准绳，这些元素显示出诠释过程中存在的内在紧张。这种紧张表明，对于佛教经典的诠释，呈现给我们的不仅是诠释方法及诠释者价值取向的不同，而是经典本身在不同的时空中的存在状态。正如伽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所说：“理解从来就不是一种对于某个被给定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属于效果历史，就是说，理解是属于被理解东西的存在。”（伽达默尔 1999：8）佛教经典的存在状态，是指人们对它的诠释，这里的诠释也包括翻译、注释乃至使用。

在诠释学的意义上，佛教的中国化，或者说“中国佛教”的形成，经典的诠释是贯穿其中的。所以，从佛教经典的诠释，或者更确切地说，从佛教经典在中国的存在状态来考察佛教的中国化乃至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的诸多问题，是一条可取的进路。本文则选取《楞严经》在中国的存在状态作为个案，力图为佛教中国化问题的探讨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从“悬记”到“百伪”

《楞严经》，全称为《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①亦称《首楞严经》、《佛顶经》、《大佛顶首楞严经》，或略称《首楞严》、《首楞》、《楞严》，^②现收于《大正藏》第十九卷，题为“大唐神龙元年龙集乙巳五月己卯朔二十三日辛丑，中天竺沙门般刺蜜帝于广州制止道场译出，菩萨戒弟子前正谏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笔授，乌长国沙门弥伽释迦译语”。^③

《楞严经》虽译于唐代，但此前陈（557～589）、隋（581～618）之际天台智者大师^④的“悬记”，给《楞严经》的出现留下了一段“悬案”：

天台宗讲徒曰：昔智者大师，闻西竺异比丘言，龙胜菩萨尝于灌顶处诵出《大佛顶首楞严经》十卷，流在五天，皆诸经所未闻之义，唯心法之大旨，五天世主保护秘严，不妄传授。智者闻之，日夜西向礼拜，愿早至此土，续佛寿命，然竟不及见。唐神龙初，此经方至广州翻译。今市工贩鬻遍天下，而学者往往有毕生不曾识之者。法轻则信种自劣，可叹也！（慧洪《林间录》）

① 关于此经名称，《楞严经》卷八有云：尔时文殊师利法王子，在大众中，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当何名是经，我及众生云何奉持。佛告文殊师利，是经名《大佛顶悉怛多般怛罗无上宝印十方如来清净海眼》，亦名《救护亲因度脱阿难及此会中性比丘尼得菩提心入遍知海》，亦名《如来密因修证了义》，亦名《大方广妙莲华王十方佛母陀罗尼咒》，亦名《灌顶章句诸菩萨万行首楞严》，汝当奉持。（《大正藏》第十九册，第143页）对于经名，后之疏家多有诠释，殷迈《解题》云：经有五名，存三隐二……所谓存三隐二，结集之妙也。虽有三名，五义具足。（钱谦益《蒙钞》卷一之一，第521页）另外，也有称《首楞严三昧经》（现存鸠摩罗什译本，见《大正藏》第五册）为《首楞严经》者，但由于该经于唐朝以降并不流行，后人用及此经时，多取全称。

② 后人提及此经时，多以略称称之，且没有定制，如宗密在《圆觉经略疏》中引证《楞严经》时，则既称《首楞严》，也称《楞严》、《首楞》。

③ 钱谦益在其《蒙钞》中加入“罗浮山南楼寺沙门怀迪证译”，并注明此从古本增入。

④ 天台智者大师（538～597），名智𫖮，世称智者大师，是中国天台宗的祖师，《续高僧传》有传。

对于智者大师悬记《楞严》一事，难以进行历史学的考证。所以慧洪^①所记，与其说具有历史价值，毋宁说更具宗教意义，因为后来的“天台讲徒”，多对此段历史确信无疑，尽管他们在用天台宗旨贴释《楞严经》时遭到了诸多的诟病。不过，关于智者的悬记还不止于此。在志磐为天台宗僧人孤山智圆所立的传记中，记述了关于《楞严经》更进一步的“悬记”：

尝谓楞严一经，剧谈常住真心，的示一乘修证，为最后垂范之典。门人有以撰疏为请曰，此经解者，已二三家，学者未安其说，师胡不以三观四教，约文申义，以启后人。师从之，研核大义，以为智者三止之说，与经悬契，净觉谓其得经之深非诸师所可及也。（《林间录》：天台闻西天有《首楞严》，以世主密严，不肯传布。天台常遥礼，愿早至此土。又清凉云：此经吾不得而见之矣，当有宰官菩萨以文章翻译佛语。又数百年，当有肉身比丘以吾教释此经。）^②（《佛祖统纪》卷十）

对《林间录》所记，后人传诵较广，对“悬记”的真实性也鲜有怀疑。但在传诵过程之中，“悬记”的内容却有所增衍。南宋僧人文莹《清话》记载：

《楞严》本在西域，智者闻之，忍死以俟。既而入灭，遗记之曰：此经入汉，吾不得见之矣。当有宰官身菩萨，以文章翻译此经。又数百年，当有肉身比丘，以吾教判此经归中道。（《蒙钞》，第856页）

对于“悬记”的这两则记载，钱谦益^③则有所评判，他说：

台家引梵僧悬记，出宋僧莹师《清话》，非实录也。大师释《法华经》，但言等庄严者，眼根六千，乃至其能盈能缩，无盈无缩无等，未悉《楞严》所说流变三叠，总括始终，具明六根功德愧法之数。故知大师阁笔，梵僧合符，正为六根功德，不为止观也。若言止观，则《楞严》中

^① 慧洪（1071～1128），字觉范，号寂音。

^② 括号内的文字在《佛祖统纪》中是以小号字夹于文内。

^③ 钱谦益（1582～1664），明末清初常熟人。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著有《大佛顶首楞严经疏解蒙钞》。

未尝有止观明文。智者大师所立止观，原本于《璎珞》，契悟于龙树，取宗于《华严》，亦无待乎此经之证成也。僧莹，南宋人也，所记载殊非本分事，亦多失实，此义断以《尊顶》为正。^①

虽然牧斋对台家以止观贴释《楞严》不以为然，但这只限于学理上的分歧，对“天台悬记”这一历史事件的辨伪亦从佛教义理上立论。在智者“悬记”《楞严》一百多年之后，即唐中宗神龙元年（705），梵僧般刺蜜谛携《楞严经》来到广州，并在广州译出此经。当时参与译事的重要人物就是“宰官菩萨”房融，他“笔授”^②了《楞严》。

《楞严经》译出之后，辗转传到北方，随即传扬于教内，注疏也随之而起。较早的注本为唐京师资福寺惟憲法师所作，被视为“此经疏解之祖”（钱谦益《蒙钞》，第502页）。但关于惟憲疏经之事，也有两种说法。一是说惟憲在房融家中得到经函，发愿撰疏，勒成三卷；一是说惟憲遇到荊州度门寺神秀禅师在宫廷时所得本，以著疏解之。^③ 惟憲注疏《楞严经》当在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距译经时间只有半个世纪，但历史的真相已经十分模糊了。

其实，《楞严经》面世于中土不久，其真实性就遭到了怀疑。我们可以从日本人撰写的一则材料加以考察：

此经本，是先入唐沙门普照法师所奉请也。经本东流，众师竞争，则于奈乐宫御宇胜宝感神圣武皇帝御代仲臣等，请集三论法相法师等，而使检考。两宗法师相勘云，是真佛经。掌珍比量，与经量同，不可谤毁等。论定竟，即以奏闻，奉敕依奏已毕。然宝龟年中，使德清法师等，遣唐检之。德清法师，承大唐法详居士云，《大佛顶经》是房融之伪造，非真佛经也。智昇未详谬，编正录。然彼法详所出伪经之由，甚可笑也，

^① 《尊顶法论》为慧洪所作，其中论及：“天台智者释《法华经》，不悉六根功德之义，停笔思之。有梵僧曰：唯《首楞严》著明此义，可以证成，不必释也。智者于是日夕西拜，求见此经。今智者释六根功德，婢法之数未明者，以未见三叠流变，一十百千之旨耳。”（参见《蒙钞》，第856页）

^② 唐代译场，设有译主、笔授、译语、证梵本、证梵义、证禅义等，而按钱牧斋的说法，《楞严》之译属“私译”，所以人员配备并不完整。

^③ 事见《宋高僧传》卷六，《惟憲传》。